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上

吳興姚

鉉

古文乙 摠四篇

復性書二篇 李翱平賦書一篇

復性書上篇

李翱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不惑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也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

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于山非不存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為江為河為濟為淮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傳于顏子顏子得之奉奉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

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厲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于剥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郡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

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也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

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志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違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

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循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之曰修之一日可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性猶聖人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而不善性無善而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

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情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泥沙自沈清明之性鑒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

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書矣

復性書下篇

書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書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矣昏而不思其昏

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眠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平賦書一篇 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

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歛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已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

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期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凡為天下者賦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賦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八寸則方一尺小為茲古之方一畝為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百畝為夫夫三畝為一里步之方一畝為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百畝為夫夫三畝為一里行也一畝為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百畝為夫夫三畝為一里步之方一畝為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百畝為夫夫三畝為一里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百畝古者百畝為夫夫三畝為一里田五萬有四千畝田五萬有四千畝畝五萬有四千畝田五萬有四千畝古之田一萬六千畝古之田一萬六千畝疏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校其多少亦相若矣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則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桴其中長綴短而重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則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畝百石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百之所沐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桑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

匹帛公索其百之十九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万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畷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万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万有二千功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万五千有二百匹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并入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困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旣富樂其

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居屋室相鄰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強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其君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予侮此之謂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下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丙摠六十七篇

鹿門隱書六十篇皮日休

古漁父四篇劉蛻

時議三篇元結

鹿門隱書六十篇并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
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善者
意在斯乎或曰仲尼脩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
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歧而難
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
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
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
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而虐物貪勇以喪生然後世之

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豕民為淫賊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讎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為取反取為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

勢以智得權勢而不知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為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自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貔貅尚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為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為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者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以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焉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爲心之駟儻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爲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繫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能繫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

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欲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懼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澤也昆蟲禪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聖

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況能禪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壽也

舟之有佗軀舫叛猶人之有道也佗不安也舟之行匪佗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佗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佗於項項遺佗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

伯夷不仕非君不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禡裡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辨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借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

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恥也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
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
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
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為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為臣者具臣
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
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
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
異哉伊臯亦人耳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
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
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怒哀之者哀其化之
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周公為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人斯禮遂
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紕已之讎而為直因躬不好者而為廉因人不
樂者以為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
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所謂賊
民今之所謂賊臣

奸妨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
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
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
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脩人不正
不見此之謂四正

鵠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鸞鵠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
夫鵠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
不為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為矣

或曰將處乎世何如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
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
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
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訕也自尊其已孩孺不
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嫉讎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
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

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旒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旒噫吾之
道猶弓箕乎陶旒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
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

古之醜管也為酒今之醜管也為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意錢格籒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古漁父四篇有後序

劉蛻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讎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罟末之年富於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之年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瀟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鉤魚方眠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盍戮於燧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闕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畏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鬪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日訟於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眠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偽以給一器之魚學偽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塞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尚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為之箋正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狎以其頗有譏動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時議三篇并表

元結

臣結言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阜之說為三篇命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逸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為盜有凶勇之徒攻四方者幾百餘

萬如屯守二京從衛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凌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能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險奸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或轉徙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汗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

太常脩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叅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
廢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
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諧臣
戲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
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濟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
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
天下曰無事矣

時議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
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存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
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貨財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
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
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嗚呼吾
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

妻如身能存者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
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
死生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
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盜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
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
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
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
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
矣忠信失矣冤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治之能無端
由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
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
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詔皆常言

及言雖殷勤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凡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則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五

吳興姚

鉉

纂

古文丁 摠二十一首

言語對答十六

拜禹言 李翱

拜嶽言 陳黠

治家子言 陸龜蒙

齊處士言 素皓

英雄之言 羅隱

言鑿 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濟為瀆問 李甘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對禹問 韓愈

直龍對 咸均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齊司寇對 程晏

荅問諫者 陳黠

愚溪對 柳宗元

紀梁公對 楊夔

經旨五

文道元龜 尚衡

禹誥 陳黠

補逸書 白居易

疑經司空圖

正尸祭 皮日休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翽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階
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
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廼徹蓋整衣馨
爐瀝觴頰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爲乎
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眚響而荅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
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
虬鸞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
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
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
無妄兮爲妄言者之箴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

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
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
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
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
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
苞干戈親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袁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
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十逾載
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諠懽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
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
時而亡吾爲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
道邪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
地之封在於民兒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醜溷民時而

煑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
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絢秦傳
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
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醜滷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亡無土而可
以田歿無土而及平泉生則稅蠹而郡蠶邑剋而吏鬻吾視宋人
之萍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
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
而謝曰吾將聞執政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又勿
施吾將狂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
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
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
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

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
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
逸游不爲人之所窺者鮮矣

言鑿

李華

晉侯方圖秦旣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
大夫何以爲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
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幄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
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
君以除君疾爲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
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爲過敬惟所擇客曰臣轡而馳
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膳鱸佐飯而已其
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流而陽氣濁而浮色寒
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爲也亦不可爲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
方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

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
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
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
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藹藹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
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縣縣縈山繞川車蓋如軒
稍覺登原赤霄冒頂舉手靡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
石無聲狀其乳死之內則連山黯以當戶容杳杳而葉葉若堅刃
與慢塗呀將拆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小往而大蒼嶺崖峴以
日曠呼朗穿偃仆而雲昏鳴合濱江臯衍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
炙晶熒俞皎綠野芊緜走舉蒼連箇輅榭梓橘柚之林密孕元氣
寒暑若一翳不流風幽不漏日援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互號終
昕竟晦墜英紛目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屨黃鳥時鳴白鵬
飛度臨險瞰江江隗爲潭凌凌凌不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泳露
鱗出介纖草以颺風颺職琰波起崩濤迸沫勢不得止精怖菟怕

毛骨洗矻然攀木瞑眸猶懼踏泉頽麓踈冗繁源鼻歎支流潛

潛鍾耕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躍而後逝初疑

可及忽似無際旋去眩迴胡骨湖鋪明泊鋪郭允宥輓如本石

敵磨火發川上纔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煙微蒼通波滿望澹澹濫

濫久而生垠浙浙飛雨冥冥起雲沅湘春生蒼梧日晚聲與聽盡

色隨望遠蘋荇荷華組繡一川愕羽族之多名紛合散於水間泛

隨流而將下時逆浪而復還喧呼雷駭沈起雲翻兩不相傷貌豫

體閑緣涯疊觀照江成霞碧水漣漪淺深見沙旁經闔闔流浸欄

檻上有嬪嬙絲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絕隨隕風而復聞齊宋鄭衛

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雉圻崇山峯墜鳥獸狂

悻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傾千家取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祿

之衆半於平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奉養之侈率

與是侔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晉侯

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爲也何哉客曰此未足累楚故曰

可爲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爲也晉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幸間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于北疆以臨弊邑弊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調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爲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罄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朝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生不戰之術也晉侯泐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修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暨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官者爲近邪夫官中之近不過爲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

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爲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官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邪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

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柰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也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授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

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不得從而爲之辭

濟爲瀆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温温令送于温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豈濟瀆邪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渾猛如漲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淇洎漳之水不加深別爲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爲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壓不翳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爲瀆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閒脅涇渭灤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生中土患勢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羞也執事豈以大爲賢乎侯默然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處以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
爲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上上王弗聽有之乎曰
然其道如何王邪霸邪曰黜其霸以隋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
而用之踈乎惠王曰醢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
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
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爲利也顧其猶
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
冰拆豈連雞不能俱上於樓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寒泉子曰
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罽
鉗董澤之蒲十九爲幹一爲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
蒐爲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弦匏聞之者悄慙酸
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怙怙安卧秦亦厭
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安

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闕下土使
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
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
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鄙趙即封蘇季子爲武安
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
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
牙乎食人與百類雖嚙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
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
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于
嚙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
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鼯鼠乎食君
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

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鼯鼠於齊矣

真龍對

盛均

客有抽時賢待已之禮舉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好假而憚其真誠然乎均曰即飛出丹青者殊未真翔來庭宇者愈假矣何則夫靈濟於物無求於物無求於人實龍徒也今聞葉公鱗畫其象則摹形趨之是欲滋乎豢育宛蛇魚類耳真鳥在哉曰然則擾于夏鬪于鄭者非邪曰妖而怪所以幽王膏身子產不禮焉率假物矣彼其真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派或蟠于天或巢于田或翼于人或爲馬或爲劍有侔於此靡徒不居其在天也樞紐陰陽不蹉厥常其在田也瞻腴疆土庶彙蕃庶其在人也珠媚心瀾呀成智門其爲馬也而體柔油徧崇九州其爲劍也鬼淚淫淫秋江萬尋至如挾雲則十雨時濡銜照則三光遞舒是羣龍也縣古今而不

僵溼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亢悔於時豈獨矯矯欄端露威於葉公而誇爪喙哉是謂妖怪假物也客被眉而俯不復抽言

愚谿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邪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邪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温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臚糜解有魚焉劍牙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谿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眇若晚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實也今子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

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邪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昏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之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居焉又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及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惟觸罪擅辱愚陋黜伏者日駸駸以遊汝闖闖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旣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乘我絺溽暑之燥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放而游不知呂梁

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躡坎井頭抵木石衝行榛棘僵卧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知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谿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紀梁公對

楊夔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閭闈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奇等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懼伏內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止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實之蠹將翦樹而弃之乎錦有一點之汗將全匹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鷲於烏鷲乎鷲於鷲皇乎鷲而無別不如不鷲矣天后默然

荅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爲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邪殷無比干邪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遼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爲難矣昔嬴政吞噬羣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爲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顧鼎鑊諤諤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爲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文道元龜

并序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古道門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語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忝藉餘休敢著元龜以敘其事 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爲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闡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爲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爲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爲下等其思全思也可以紀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之作先平行行爲之質後平言言爲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

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抒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婉取乎質貴乎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署事杼軸乎天人之際道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奧苟失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執物範衆安邦敘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焉

禹誥

陳黯

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讓于啓故啓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黜追其自作禹誥嗚呼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授無疏親親惟其人德之肖仇敵可道之違昵愛不可苟昔堯舜傳人今吾傳家孰不知其私耶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其念之陶

者土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位者國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惟艱汝繼之無忘其難苟汝後之不克肖宜復于堯舜之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爲世有之嗚呼不賢而毀其器俾後源私而罪吾也汝其念之

補逸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旣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爲邦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擠者

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峇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傲師徒戒車乘敬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冀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邪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自尊君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邪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爲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誠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恪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其責貢金儻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其來徵貢

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納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正尸祭

皮日休

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生象其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教也夫禮也者以守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醑尸有禱所以立象生之教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安尸受福于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天下化平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蟻漢蠓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匪盥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已來惟以毛血爲薦是也足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耆艾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蔽息廢闕相接至此邪豈天然之使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

廟祭尸不當廢也已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五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六

古文戊 禮二十四首

吳興姚

鉉

纂

讀四

讀荀 韓愈

讀墨子

讀鬼谷子 來鵠

讀司馬法 皮日休

辯九

諱辯 韓愈

辯文 獨孤郁

辯謀 陳黯

辯害 羅隱

時辯 沈頰

三子言性辯 杜牧

象耕鳥耘辯 陸龜

太華仙掌辯 王涯 廬江四辯 盧潘

解十一

進學解 韓愈

仲尼不歷聘解 盛文之章解 韋籌

獲麟解 韓愈

國之興亡解 李華 象刑解 沈頰

工器解 程晏

人旱解 盛均 歸解 書彭陽公碑陰 陸

讀荀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
 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
 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
 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于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
 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
 軻氏而已耳楊雄氏而已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
 考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
 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去之故詩書
 春秋無疵予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雄大醇而小疵

讀墨子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

夫之賢者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
 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尚
 賢哉孔子不與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
 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予
 以謂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讀鬼谷子

來鵠

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乎溫良忠
 愨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廟祀籩豆時修衣冕
 屢製其天下之書則牆表整整林軸麗麗斯可謂教道之備者也
 如是猶有不率其勸不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窳墮乃曰三年
 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至而訓之示
 之之難也鬼谷子者鬼谷先生之書也六國時所作其教人容動
 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給激訐怵固呼哩離合揣測反覆儉滑之術

悉備於章旨余讀之知六國之時得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盜
祿入國之秘經然自六經已降至于漸離之後其中有數篇者乃
今之粉兒乳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如押合飛箱押合飛箱實時
之常態是知漸離之後不讀鬼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
也嗚呼聖人之道設禮樂詩書之多學校廟祀之盛孜孜矻矻則
何易壞易崩入人之心難邪鬼谷之書三卷而已代不家有則何
自然符合奧妙契人心之易邪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溫良忠慤
敬讓之心得如自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抑余
瞑目放已陶陶入太古風是不可得也昔蒼頡文字鬼爲之哭不
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爲邪吾今不覺毛磔膽寒者是疑今之復有
鬼谷新書而懷之者則吾不知其備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
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取赤子於利刃

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工爲諸侯諸侯爲天子非兵不能威非
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爲術謂公術也術愈
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
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父欲殺
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後之士有是者雖不得士吾以爲猶士焉

諱辯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者毀之曰
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
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
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
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蒞同音鞅同音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
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而子不得舉
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

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周公曰克昌厥後孔子不偏諱二名也孔子曰宋不足徵春秋不譏不諱嫌名繒公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又曰揚表而語友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其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游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以論為近代宗廟諱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辯文

獨孤郁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文位乎上人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支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也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邪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以矣病不然而然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為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邪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邪而山川丘陵不可如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邪而極與天地侔其何

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邪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邪夫天地八卦春秋確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爲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給目文與藝嗚呼

辯謀

陳黯

覆載之中胷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爲己而鮮爲人也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爲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爲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

殖百穀是爲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如何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俾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爲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辯害

羅隱

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鈎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鈎網者也於戲

時辯

沈顏

論者以五帝不迫於三皇時變也三代不迫於五帝時變也五伯不迫於三代時變也孰曰時其在君乎在臣乎在民乎沈子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古若羲若軒若陶若虞時在君也若殷武丁若周武王若齊桓公若晉文公時在臣也若夏之桀殷之辛周之赧秦之二世時在民也故時在君則為皇為帝時在臣則為王為霸時在民則為禽為虜為禍矣夫君德日勤時在於君君德不申時在於民愚故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吁唯明君而能知時之所在乎

三子言性辯

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

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恐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為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

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
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
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
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
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
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
聖德有時而不德邪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
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駸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
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太華仙掌辯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
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旣越龍門遂
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
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距而北者爲首陽絕而南者爲太華河

自此洩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惑之乃往觀
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
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
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形可見非神之
所爲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
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爲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
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絕
之始不知終是不爲神矣且此靈之運爲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
始乎爲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爲開闢之也宜當胚渾之
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其
道借有其事自爲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爲陶
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豈天地大異
之若此典記不以爲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

撓其和氣及其汨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陷相薄高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爲虎牙偶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爲該聞精達以是惑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觀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爲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廬江四辯

廬潘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破國爲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呂楊州之地爲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內南經去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去即彭蠡也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此名也廬江在彭蠡西涯因

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爲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爲淮南王賜爲廬江王勃爲衡山王應劭曰廬江故廬子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爲廬戎之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宣城西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爲廬江之廬後人因迷而不悟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顏注去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潁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旣得潁陽潁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爲號不因俗爲廬而名山爲西域法者曰惠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

潯陽武帝南巡封俗爲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歛今浙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音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于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爲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爲是

右辯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爲名按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廬戎兩軍之杜注云廬亦爲廬廬戎南蠻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今房州上庸即其地傳去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

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勾瀝勾瀝楚西境也使廬戡梨侵庸戡梨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次廬村顏注去隋室諱忠故改爲次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廩上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滅於楚以滅而臧孫辰歎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爲後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殺開章葬之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去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

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賭其謂夏與肥合者乎合於一源分而爲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去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辯合肥

按圖記今治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茲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理志荊州記皆云治父城在荊州荒谷西北小城即治父城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地同食異振廩之所安得復有治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矧囚於城豈囚於山乎余按今治父山實有鐵冶乃作教告縣更名曰冶山不疑

右辯治父山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

去聲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肥補麻反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去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時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好子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亡涯周誥殷盤倍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德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聲命與仇謀取

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
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音細木爲桷音榑
欂音侏儒椳音闔音扂音各得其施以成室屋者匠氏之
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
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
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
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
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
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平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
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平廩粟子不知耕婦
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篇以盜竊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賴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
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音志已量之
所稱去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

之不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仲尼不歷聘解

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
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
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也當德蝕衰
周道狃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
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筭爲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
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
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
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文之章解

韋箒

垂日月所以爲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
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燿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詖
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

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盛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伋性其祖者也參社南以學而章于中庸軻性伋者也勤其道而章于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畢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燭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辭章於簡者久而見狂濫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文之章也浸有不自文而章諸綱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之狀然則雖有麟不可知

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國之興亡解

李華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為惑苟而無恥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眾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濕而輕重之俟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主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開束闌氣沮志衰志亦從化倖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

澤

悲鳴鳳鳥垂翅鴟鼓害翼犬呀毒喙則蛇鳩虎狼之徒其可向邪
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
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象刑解

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
服色凡為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扑楚毒畢至而人
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為化亦由聖智
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
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朴之而不為畏也何
以知其然邪夫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
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民不知冠之髻之為勝但見衆而為
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
以少為勝平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
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朴之而不為畏也凡民之

心知恣其所為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笞之不足以為法也何
者蓋笞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為其非矣故不足以為
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
已以為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為恥也皆以為戒也愚故曰非徒
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聖智玄邈深得其理故也

人旱解

盛均

涸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
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譟之昔歲嘗然農剩
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
遺囊有書一幅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蹇
陽肆凶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為國旱君道熾災德涸
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癘曷為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
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
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贖于下百姓焦愁結

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乘攢適
海豢羊望翼於何可異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
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爲器而已善割者不
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
後操之邪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邪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
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爲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
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爲漢之器
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
已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
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
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
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爲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

古者以死爲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壓溺而
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
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蹙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鞠而歸者
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佞媚於生前而得
其死者跛蹙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彊暴
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鞠而歸也三者皆第其歸路也正直於生
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
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
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蹙困窮憂鞠之苦而無
暇豫榮顯忻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
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爲鄆
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壑

夏雲之得龍秋弧之發矢冬鑪之納火勢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果不相識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爲余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命解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知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千乘之富舉而立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

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一飲之細也猶不可受况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弗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叛解

李計

或曰申伯何讎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讎乎且怵其財而強索之若寃其主也申習盜伯習賊孝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憑葉縣非盜歟伯驚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爲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殺何解曰以金爲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爲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爲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爲蚤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爲少也或曰吾聞寡夫重閉蓋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閉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

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為妻也為倡且淫為妻且禁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古文已摭二十六首

說二十四訂一附

天說 柳宗元

朝日說

楛說

師說 韓愈

儉不至說 來鵠

水樂說 元結

訂司樂氏 元結

捕蛇說 柳宗元

黠虎說 來鵠

說鷓 柳宗元

說天雞 羅隱

田說 羅衮

竄利說 李甘

原晉亂說 楊夔

吳相客說 表皓

雜說五首 陸龜蒙 雜說四首 韓愈

評二

祀黃熊評 程晏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彧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

吳興姚

鉉

纂

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大果菰飲食既壞蟲生之入之血氣散敗逆壅底爲癰瘍疥癩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蝸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寢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䟽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天人之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

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菰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太果菰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菰癰痔草木邪

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

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釁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
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
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之
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寮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
于世可乎余從之

禮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
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則質于戶部戶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
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
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
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恇怳
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
于人也以其誕漫恇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
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言大矣或曰若

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
曰蓋于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
爲之邪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也故其
罰在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
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
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
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
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
則誕漫之說勝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
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
之吾師道也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知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剡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未必不知師師未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詒之

儉不至說

來鶴

剪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遞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邪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遞相駭曰家之何處弃食邪燒衣易驚弃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廩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爲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恃奢服晏子爲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廩馬千駟

水樂說

元結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磴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磴即懸庭前之水取歌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
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磬及庭前懸
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曠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
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瘡固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冷
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爲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汗
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李川問曰向旣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
爲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爲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
耳不得異聞則以爲錯亂紛惑甚不可聽況懸水淙石宮商不能
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
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
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情瀛滢溶
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爲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捕蛇說

柳宗元

永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

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孿踠癘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
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
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
吾嗣爲之十六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
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
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
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
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
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厲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
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
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
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
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
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

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懼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爲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貓虎說

來鵠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爲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貓乎豕者吾其虎乎其幼感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餒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獲胡化之猶畏其來況迎之邪噫吾亡無日矣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听然而笑曰爲鼠迎貓爲豕迎虎皆爲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說鷓

柳宗元

有鷓曰鷓者巢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鷓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煖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邪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間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蔽刃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爲甚今忍而擇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絕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邪怕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鴞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邪今夫鷓其立趯然其動善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邪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鷓者吾願從之毛邪翮邪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

饑

說天雞

羅隱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紫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羅衮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為不善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絜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竄利說

李甘

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為之所為也吾豈為人之所為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繇害於利也且謂螻蟻大於麋鹿則許之乎聲不許也然人顧而遭

螻蟻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蟻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蟻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居於利則螻蟻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邪長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恒蔡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則師恥豈翅忍乎從有侈富而劫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饑寒而道路死者有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繇害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所不忍乎故曰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如此俛讀倚詠孳孳於策試者竄而非邪然吾之所竄竄乎心也不竄乎身昔者趙狐正晉先盟五合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竄吾身哉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

佛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爲高達下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汗蠹時風秦請鞫之以正頽俗王導更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絜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初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黜屏浮僞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爲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吳相客說

袁皓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邪蛇化爲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爲國國之孫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

而況吳以干戈而得邪相君論而泣

雜說五首

陸龜蒙

先儒曰瞽叟憎舜使塗廩浚井酖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教以鳥工龍工藥浴注云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壻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教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教人以孝道教人以術免也固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弃之命之曰弃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弃之亦命之曰弃邵弃爲稷官蒸民賴之宋弃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絕顛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奚襪帶之足云

柳下季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無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

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佷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

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邪

祀黃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為厲鬼子產曰熊之神化為黃熊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也曰異乎吾之說也若熊為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為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邪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熊若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

者四也況祀為夏后熊有歸祀又不為厲是不可祀者五也子產言崇厲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祟吾取之矣黃熊之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熊安可執加熊厲而為昏越之祀哉

漢史替桑弘羊評

張彧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醜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况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

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枹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絜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十七

